

阿赫玛托娃诗选

[俄]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 著

戴骢 译

镜中的缪斯

雅众诗丛·国外卷



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镜中的缪斯

阿赫玛托娃诗选

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

[俄]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 著

戴骢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中的缪斯：阿赫玛托娃诗选 / (俄罗斯)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著；戴骢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135-9523-0

I. ①镜… II. ①安… ②戴… III. ①诗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6327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策划人 方雨辰  
出版统筹 张颖  
特约编辑 周欣祺  
责任编辑 孙嘉琪  
执行编辑 姜霁淞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75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9523-0  
定价 48.0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295230001



雅众文化 出品

## 我的小传 1

### I 《黄昏集》选译

“太阳的形象在我心底凋零……” 11

诀别之歌 13

“我活在世上……” 15

“心同心无法锁在一起……” 16

欺骗 17

短歌 23

在白夜 25

“风啊，埋葬我吧……” 26

缪斯 28

渔夫 30

### II 《念珠集》选译

“我们再不会共用一只酒杯……” 35

“我可不会弄错什么是真情什么是假意……” 37

“我把男友送至门厅……” 38

“焦虑一天胜似一天……” 39

- “这炎热恼人的白昼漫无尽头！” 40
- “你知道吗……” 41
- “亲爱的，别把我的信揉成一团……” 42
- “我知道……” 44
- “星期天正午时分……” 45
- 记忆之声 47

### III 《白鸟集》选译

#### 幽居 51

- “他像烈日般爱我，爱得那么妒忌……” 52
- “缪斯踏上秋日陡峭的狭道……” 53
- “漆黑的路途弯弯曲曲……” 55

#### 别离 57

- “每天黄昏……” 58
- “秋日旷野的泥土……” 59

#### 致爱人 60

### IV 《车前草集》选译

- “因为心头无限欢快……” 65

- “我问布谷鸟……” 66
- “整整一个星期我不跟任何人讲话……” 67
- “你总是那么神秘……” 69
- “冰块喧闹着，奔腾而过……” 70
- “尘世的荣誉好似一缕轻烟……” 71
- “这是明显的事实……” 72
- “有个声音在召唤着我……” 73

#### V 《ANNO DOMINI》选译

- “我不愿同那些把家园……” 77
- “我这里是北海的一隅……” 79
- “铁板为门……” 80
- “在受尽折磨后……” 82
- “你以为我也是那类可以始乱终弃的女子……” 84
- “要我听命于你？……” 85
- “我忠顺地侍奉着你……” 86

#### VI 《芦苇集》选译

- 诗集的题词 89

- 缪斯 91  
致画家 92  
两行诗 93  
离异 94  
马雅可夫斯基在 1913 年 97  
“这里多么幽静……” 99

## VII 《第七集》选译

### 《战争的狂飙》组诗

宣誓 103

“他们曾神气地同姑娘们告别……” 104

献给胜利者们 105

射入列宁格勒的第一枚远程炮弹 106

“头顶上盘旋着死亡的秃鹫……” 107

哭诉 108

勇敢 109

“花园里挖了避弹壕……” 110

胜利 112

悼念亡友 115



从飞机上	116
“过去了五个年头……”	119
海滨胜利公园	121
“它终于来到了……”	123
音乐	124
故土	125
“虽说不是故乡……”	127
导师	128
回声	129

#### VIII 集外诗抄选译

“我在远离列宁格勒的地方……”	133
1944年1月27日	134
解放	135
和平之歌	136

译后记 137

附录 阿赫玛托娃书信（徐振亚译） 147

## 我的小传

我于1889年6月11日(公历23日)生于敖德萨近郊(大喷泉)。其时,我父亲是退伍的海军机械工程师。我一周岁时,随家北迁皇村。我在那里一直住到16岁。

我识人事后最早印在我脑海中的是皇村的景物:一座座树木蓊郁、浑然天成的公园,保姆时常领我去玩的牧场,毛色斑驳的马驹在其间驰骋的跑马场,以及古色古香的火车站等地方。后来我把这一切都写进了《皇村颂》一诗。

每年我都到塞瓦斯托波尔郊外濒临斯特列雷茨基湾的海滨去避暑,在那里我终日与大海为友。那些年给我留下最强烈的印象的是赫尔松涅斯古迹。我们的住地离这个镇很近。

我的启蒙读物是列夫·托尔斯泰编写的识字课本。到了五岁那年,我就去旁听女教师给哥哥、姐姐上课,也跟着他

们讲起法语来。

我写第一首诗时，只有 11 岁。我开始写诗时仿效的不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庆贺皇子诞生》）和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类诗我妈妈都能倒背如流。

其后，我进皇村女子中学就读。起初的成绩很差，后来大有长进，但是我一直对上课没有多大兴趣。

1905 年，我的父母分居，妈妈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回到南方。我们在叶夫帕托里亚住了整整一年。我在家里自修中学最后两学年的课程，心里始终不能忘怀皇村，写了大量怀念皇村的平庸的诗歌。1905 年革命的回响终于隐隐约约地传到了与世隔绝的叶夫帕托里亚。我便去了基辅，在丰杜克列耶夫中学读完中学最后一年。1907 年，我在该校毕业。

随后，我考入基辅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起初，在攻读法学史，特别是学拉丁文时，我对学校极为满意，可后来学习纯粹的法律课程时，我对学校的兴趣就冷淡下来了。

1910 年（俄历 4 月 25 日），我嫁给尼·斯·古米廖夫，我们俩一起去巴黎度蜜月。

那时，在巴黎热闹的市区修筑一系列林荫大道（如 Raspail<sup>1</sup> 林荫大道）的新工程（左拉对此有过描述）尚未最后

---

1 法语，地名，音译为拉斯帕伊。

竣工。有一次，爱迪生的朋友韦尔纳在 Taverne de Pantéon<sup>1</sup> 指给我们看两张桌子，说：“这两张桌子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这张桌子是布尔什维克坐的，那张是孟什维克坐的。”巴黎妇女的爱好变化无常，忽而穿短裙裤（jupes-culottes），忽而又改穿下摆紧的直筒裙（jupes-entravees）。诗坛一片荒芜。诗集只是因为印着有名气大小不等的画家的装饰画才有人购买。那时我已明白，巴西的美术吞灭了法国的诗歌。

我迁居彼得堡后，在拉耶夫历史文学学院就读。这时我已从事诗歌创作，这些诗后来都收进了我的第一部诗集。

有一次，人们给我看英诺肯季·安宁斯基<sup>2</sup>的《柏木雕花箱》的校样，我对这部诗集大为叹服，我捧读着诗集，忘却了尘世的一切。

象征主义到了1910年已明显地趋于衰颓。新起的诗人已不再追随这个流派。有的归附未来派，有的加入阿克梅派<sup>3</sup>。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尔施塔姆、津克维奇和纳尔布特一起，成了阿克梅派。

1911年的春天，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目睹了俄

---

1 法语，意为先贤祠饭店。

2 英诺肯季·费奥多罗维奇·安宁斯基（1856—1909），俄罗斯诗人，属颓废派。其诗集《柏木雕花箱》出版于1910年。

3 阿克梅派，20世纪初俄国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代表人物有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他们围绕着《阿波罗》杂志（1909—1917）集结在一起，成立“诗人第一车间”小组。阿克梅源出希腊文，即“最高级”“顶峰”之意。

罗斯的芭蕾舞首次获得成功。1912年，我周游了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绘画和建筑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它们好似梦境一般，使我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集》问世。一共才印了三百本。批评家们对这部诗集是赏识的。

1912年10月1日，我的独生子列夫出世。

1914年1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集》出版。可是它的生命只延续了六个星期左右。到5月初，彼得堡时代就濒临结束了，人们纷纷离开彼得堡，各奔东西。这次跟彼得堡的分离可以说是永别。待我们回来时，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是彼得格勒<sup>1</sup>了，一下子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从城市的外貌起，一切都焕然一新。世界发生了这些大事，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写的一部抒发爱情的小小的诗集淹没在这些大事之中，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时代另有安排。

每年夏天，我都去原特维尔省距别热茨克15俄里（约16公里）的地方避暑。那里景色并不优美，在丘陵上，被开垦出来的、方方正正的田地到处可见，还有磨坊、泥坑、干涸的沼泽、“闸门”和庄稼……我在那里写就了《念珠集》和《白鸟集》中的许多诗篇。《白鸟集》在1917年9月问世。

---

1 彼得堡于1914年改名彼得格勒，1924年又改名为列宁格勒。

读者和批评家们对这本诗集是不公正的。不知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本诗集不及《念珠集》。这部诗集是在比《念珠集》更严酷的形势下问世的。交通都已停顿，书甚至也无法发行至莫斯科，全是在彼得格勒一地售完的。杂志都停刊了，报纸也一样。因此，《白鸟集》不可能像《念珠集》那样在报刊上引起轰动。饥馑和经济崩溃的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奇怪的是，人们今天在评论这部诗集时，竟没有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

十月革命后，我在农学院图书馆工作。1921年，我的诗集《车前草集》出版。1922年，另一本诗集《Anno Domini》出版。

大约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我怀着巨大的兴趣，尽心尽力地研究旧彼得堡的建筑和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我写成了三篇研究普希金的文章：论《金鸡》、论邦雅曼·贡斯当<sup>1</sup>的《阿道尔夫》和论《石客》。这三篇论文都在当时先后发表了。

此外，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亚历克山德丽娜》<sup>2</sup>《普希金在涅瓦海滨》和《普希金在1828年》等三篇论文，它们大概将收入我的专著《普希金之死》一书……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时，我在列宁格勒。9月底，列宁

---

1 邦雅曼·贡斯当 (Henri-Benjam Constant de Rebecque, 1767—1830)：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政治家和作家。原籍瑞士，1795年入法国国籍，《阿道尔夫》是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普希金对它有很高的评价。

2 亚历克山德丽娜是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索罗娃的妹妹。

格勒已被围，我乘飞机转移至莫斯科。

1944年5月前，我一直住在塔什干，那几年我没有一天不到处打听列宁格勒和前方的消息。

我同其他诗人一样，经常去军医院探望伤员，为他们朗诵诗歌。在塔什干，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在烈日炎炎的日子里，树木的绿荫和淙淙的流水是什么样的味道；我还体会到了什么叫作人的善良，因为在塔什干我经常生病，而且病得很重。

1944年5月，我乘飞机回到春光明媚的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充满了欢乐的希望，胜利已指日可待了。6月我回到了列宁格勒。

我的故里已成了一个可怕的怪影，令我大吃一惊，我用散文对我这次重返故里作了描绘。也就在那时，我写了两篇随笔《三枝丁香花》和《在死神家做客》。后者描述在捷里奥克前方的一次诗词朗诵。散文对我来说一向是神秘而又诱人的。我历来只懂得诗歌，对散文一窍不通。大家对我的第一篇试作都大为欣赏，当然，我并不信以为真。我把左琴科叫来。他指点我删掉了一些句子，说其余的都还可以，这使我很高兴……

我很早就对文学翻译感兴趣了。在战后年代我翻译了很多作品，现在我仍在翻译。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

写了 22 年。

去年冬天，在但丁诞生纪念日前夕，我又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先在罗马小住，后来又去了西西里岛。1965 年春，我访问了莎士比亚的故乡，观赏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会见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此后又一次访问了巴黎。

我至今没有停止写诗。对我来说，诗歌是我和时代、和我的人民的新生活联系的纽带。我在写诗时，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响彻着我国可歌可泣的历史的旋律之中。能生活在这样的年代，见到一系列没有前例的事件，我感到幸福。

安娜·阿赫玛托娃

1966 年



